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三十二回 大爭風看戲奪黃伶 小 篋乘間來黑夜

話說寶玉拒絕發賢，壁還下腳，博得一時慷慨之稱。然在下偏要說他是假的，故緊接下文結識月山，揮霍銀錢一事，可見寶玉的慷慨，不是浪費以恣淫欲，定是恃富以驕貧賤，豈得與古時俠妓相比？否則屢次倒貼月山的錢，也好稱他慷慨了。在下照如此一論，則寶玉此番作為，非但算不得慷慨，只算得是驕縱，並且要說他欺人傲物，慢客貪淫，實弄自己錢多，何嘗有什麼俠義心腸？在下恐看官們被他瞞過，故特表而出之，直破其隱，並非好為苛論，不過為醒世起見，借寶玉以警嫖，使失足花叢者及早猛省，免得沉淪孽海之中。不然，筆從寬假，語涉游移，點綴青樓，描摹北里，則在下這部書非惟不足以警嫖，實是勸嫖之秘本，花徑之指南，豈不有負在下初心，徒為識者訕笑嗎？

話休煩絮，撇卻浮文。仍說寶玉自與月山往來，較昔年更為親熱，擬訂白頭之約，故交好數月以來，一任月山予取予求，用去了好幾百塊錢。寶玉並不吝惜，絕無閒言，以為月山被我買服，不至另有異心的了。那知現在的月山，不是從前的月山。從前的月山，雖有幾個相好，卻都不及寶玉，故心中只愛寶玉一人；現在的月山，還有一個李巧玲掛在心上。因巧玲的姿色不在寶玉之下，當時與寶玉齊名，實是寶玉的勁敵。所幸這幾月中，有一位姓李的武官，常宿在巧玲家裡，巧玲貪他揮霍甚豪，有一擲千金之概，雖心裡深愛月山，不願嫁這鹵莽武夫，然看銀子面上，□分慇懃接待，當他是一尊財神爺，日則並坐，夜則同眠，未敢半點兒疏慢。致與月山睽違已久，即有時看戲會面，也礙著姓李的在側，未便交接一言。所以月山得趁這個當兒，與寶玉重敘舊情，騙他銀子使用，那裡有什麼恩義？也是寶玉平日負心之報。

寶玉此刻怎能知曉？況見他夜夜到來，間斷的日子甚少，更不疑他別有外遇。即阿金、阿珠等略有風聞，說他與別人交好，寶玉也不相信，且起初來往的時候，盤問他好幾次，月山絲毫不露口風，因此寶玉願借銀子與他，上了他的當，還說他是有恩有義的情郎，與別的戲子不同。可見做戲子的手段不亞於妓女的媚術。無怪北邊京城裡面要叫那相公陪酒，實與妓女一般看待。然則妓女善媚，戲子亦善媚，宜其氣味相投，彼此愛慕，或戲子受妓女之媚，或妓女受戲子之媚，一如狡兔，一如淫狐，各以媚術爭奇鬥勝。我諒新學家聽此一段議論，一番比較，必稱之曰「男女自由，娼優平等」了。今寶玉受月山之媚，猶以為月山受己之媚，定然人我牢籠，就我範圍，再不向別人獻媚，誰知事難逆料，竟有出人意外者。

數月之後，那邊李巧玲家，這個姓李的武官忽然回歸原籍，巧玲仍請月山來襯缺。月山本有些討厭寶玉，且恐巧玲得悉此事，故一聞巧玲傳喚，就此連宿了三夜。寶玉雖是盼望，起初一兩夜，還道月山別有事故，未便到此，及至三天過後，不覺存了疑惑心腸，實在熬不住了，即命阿金前去邀請，方將月山拉了過來。寶玉細細詰問，他終不肯吐實，只把閒話支吾。少停上牀伴宿，也是草草了事。寶玉又問他有何心事，今夜這般光景？月山忽捏造幾句，說我從前欠人一注銀子，計有一千多兩，如今他們來家取討，我無力還他，又沒有移借的所在，所以我心上憂愁呢。

寶玉是個極靈變的人，不過暫被淫欲所迷，一時受他播弄，現在聽說這話，如何肯信？設或果有其事，應該早向我商量，等不到此刻我再三盤問，方才說及，可見得是捏造出來，有意要我一千銀子，使我難以應承，始與我斷絕關係。我且不要說破他，暫為含糊，待我察聽屬實，再行定奪。因此事是真真假，究係我從外面猜測，未知內中的底蘊，倘使此話非虛，而我為著區區銀錢，吝惜不借，實然失此情郎，讓與他人所得，到那時，豈不懊悔嫌遲？俗語有云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人。」我須當鄭重出之，免得復蹈故轍，議我無情。且一旦決絕，我現下先受獨宿淒涼之苦，也是一件極難的事，怎好不斟酌盡善呢？故笑向月山答道：「千把銀子，要一時頭浪湊出來，自然勿容易點篤，到底勿是一二百兩，移仔就是，不過憂愁末，也嘸買用格，終要想一個緩兵之計，難末慢慢能格拔還俚，覺得就輕鬆好辦哉。譬如單向奴借，奴也要想仔方法，弄起來得來，少說點半月一月，多說點兩三個月，落裡能夠馬上就有嘍？」月山聽了，明知寶玉不肯就借，然所說的話，甚是圓轉如意，句句都有情理，無從扳駁，只得唯唯以應。蓋月山本欲借此與寶玉割絕，那知寶玉伶牙俐齒，翻把好言去籠絡他，使月山難說無理之語。即此一端，便見寶玉的老練，遠非他人所能冀及。

一宵已過，月山清早便去，晚上又在巧玲家住宿，枉勞寶玉空等了一夜，心中□分怨恨，料得月山心腸已變，另有相好之人。故日間與阿金提議此事，阿金便說道：「我是老早就有風聞格，前頭告訴撥聽末，終歸勿相信，倒說我瞎三話四，故歇看起來，阿是實頭有介事，我冤枉俚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告是告訴奴格，不過奈說出俚姘格啥人，格落奴勿相信呀。況且俚夜夜到奴間搭，奴哪哼疑得到俚還姘別人嘍？」阿金道：「俚姘格人，我曉得也勿長遠來，現在撥我打聽著仔底細，勿是啥格風聞哉，大先生，阿曉得啥人佬？」寶玉道：「對奴說歇，奴亦勿是仙人，落裡猜得出呢？」阿金道：「就是李巧玲呀！」寶玉道：「嚇，就是俚？哪哼打聽著格介？俚做格種事體，是蠻秘密格。」阿金道：「秘密也勿相干格，俗語兩句說得好，說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憑秘密，終歸是按仔耳朵吃栗子罷哉。就像大先生實梗，倪從來勿曾多嘴歇，尚且外勢格套人講得碌亂三千得來，說啥俚篤哉。」

這幾句話，實是勸戒寶玉，有意當面譏刺。在別人有些廉恥的，即使執迷不悟，終覺難以為情，今寶玉聽了，連臉上紅都不紅，仍舊坦然問道：「俚搭巧玲，阿曾姘仔幾時（讀是）哉？料想勿長遠格來，勿然末，前幾個月，哪哼一逕住勒我格搭哩？」阿金道：「據說姘仔一年外頭哉。大先生，記性啥能勿好？前幾個月，巧玲屋裡有一個姓李格武官，極有銅鈿，一逕住勒俚篤白相。倒俚篤去堂差，看才看見過，故歇啥忘記哉介？格個人勒浪仔，自然月山勿便再去，趁格格當口，格落肯到間搭來。現在武官也轉去格哉，格銀子也騙著過哉，俚篤兩家頭仍舊合攏哉，還要到間搭來作啥？大先生，阿曉得是只算做替工呀？正身一到，應該替工要讓位哉。我勸去想俚，省仔點銀子罷。」

阿金說畢，聽得寶玉氣滿胸膛，咬牙切齒的恨道：「格閒話，說得蠻對，奴真真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昏得才忘記脫格哉，故歇撥提穿仔，實頭一點勿差，是奴糊塗，上仔俚格當，還要想俚做啥？不過奴格心裡，實在有點氣俚篤勿過。勿是啥奴量小，要去尋著俚，皆為格種忘恩負義格人，奴若讓仔俚，俚倒要算奴嘸買用格。格落搭俚講講理信，撥點顏色俚看看，就算一刀兩斷，當場割絕，奴格口氣也出哉，勿然，蛇口咬人當鱗弄，惹俚篤兩家頭笑奴嘍？」旁邊阿珠忽插嘴道：「大先生，且得再等一夜，如果勿來，倪明朝夜裡，阿去看戲，帶道尋俚講理信佬。」寶玉點點頭，心中也是這個意思。阿金卻不□分贊成，用別話將此事支開。

等到晚上，月山果然不至。寶玉唉聲歎氣，大罵巧玲淫賤，奪他的心愛之人，那裡睡得安穩？直至天光明亮，方才睡著。一覺醒來，已是午餐過後，寶玉飯也不吃，略略用些乾點心，候至上燈時候，就想往丹桂去了，被阿金阻止，說：「且慢點，老早去也嘸用格，不如等做過三四出，難末倪去，使得俚好勿防備。想阿對呢勿對？」寶玉連聲稱善，耐性守候。少停用罷夜膳，略坐一坐，看報時鐘上已有九點半了，始帶同阿金、阿珠，坐著包車來至丹桂戲園。因時已晏，只有末包尚空，卻正合其意，使月山不甚留意，免得被他遁去。

三人坐定，寶玉將戲單一看，再看臺上已做過三出，月山的戲排在第六，尚有一回等待，頗不耐煩。忽被阿金一拉，輕輕說道：「今夜倪來得巧格，李巧玲亦勒裡看戲，就勒一並排第四個包廂裡呀。倪故歇響，讓俚曉得，等月山走仔上來，難末倪過去請俚，就勿怕俚溜脫哉。」阿珠接嘴道：「俚如果勿上來，拿俚哼哪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包勒我身浪，月山嘸不勿上來格，阿要搭賭一個東道看，我若輸仔，罰仔我，我還去拉俚得來。道阿好？」寶玉聽了，止住阿珠回答，說：「唔篤賭啥東道，替我留神點看罷。」二人唯唯，不時起身偷瞧。

略停了一回，果見月山走入第四個包廂內，與巧玲並坐說笑，卻不防寶玉也到此間，故大有旁若無人之概。好在寶玉坐於末包，且非對面，容易瞧見。況今夜該應合當有事，先被阿金窺著，就湊著寶玉耳朵說道：「月山上來格哉，搭巧玲一淘坐勒浪，講張閒話。倪阿要去請俚過來罷。」寶玉點首以應。阿金遂即拉著阿珠，來至第四包廂門口，先後走入，並不去叫應巧玲，單向著

月山背後喚道：「黃老闆，倒好篤，格兩日哈格能忙，倪格搭來才勿來，害別人家末望（讀網）煞快，哈能格肚腸硬嘎？」月山聽他叫喚，心裡先已一跳，又接連說這許多話，曉得事已穿破，兩面都瞞不過了，懊悔自己太覺大意，怎麼方才上來，沒有瞧見他們？真是奇怪，難道他們有遮眼的法兒嗎？但事到其間，只得假裝懵懂，說道：「我與你狠面善，你是那一個嚇，喚我有什麼事呢？」說著，對阿金暗暗做了一個手勢。誰知阿金也恨他太無情義，所以只做不見，說道：「假癡假呆，阿是常到倪格搭，連我阿金姐才勿認得格哉，我勸勿必裝格多化，倪先生勒裡，等過去說兩句閒話，格落叫我來喊，快燥點跟我走罷。」

月山此時進退兩難，欲待不去，怎禁得阿金逼著，又恐寶玉親自過來，更是不當穩便；要想就去，只怕得罪了巧玲，故心裡的念頭好像轆轤一般。正在躊躇之際，巧玲早識其意，況認得阿金、阿珠二人是在寶玉身邊的，聽他說這樣話，顯然與月山有染，本想要發作幾句，不許月山過去，既而轉了一念，寶玉不是好惹的，設或過來撒潑，當著滿戲園的人，破口相罵，豈不惹人恥笑？不如我忍耐些，讓他一次，暫圖一個安靜罷。打定主意，便低聲向月山說道：「既然搭俚有交關，就去仔一逮，馬上就來末哉。」月山答應，方同阿金等來見寶玉。阿金走入末包，先喊道：「格個人撥我叫仔來哉，去發落罷。」

寶玉便指著月山說道：「奴當好人，哪哼格待，倒故歇奴哉，姘仔巧玲格只歪貨，還要勒奴面前說鬼話，想騙銀子，奴當時撥勒，格兩日就此勿來，今夜還俚看戲，奴若勿見，終要賴格來，現在親眼目睹，哪哼說法？到底格良心落裡去哉嘎？」月山自知理屈，讓寶玉說過幾句，然後近身坐下，卻不願招陪不是，只說：「我與巧玲相交多年，一時難以拆開，請你氣量放得大些，我以後到你家走動便了。」寶玉聽他言語帶硬，翻說我氣量狹窄，不覺漲紅粉面，要想罵他一頓，向他索還前借的銀洋。但如此一來，眼下就要斷絕，我且暫時放過他，先當著他的面，單把巧玲暢罵一番，一來出出我的氣，二來使月山不能認真，少停還好拉他歸家。他若不從，我終不讓他跟巧玲回去，譬如他不許我吃，我也不許他出恭，方見我的手段。故忿忿罵道：「格只驢貨，有仔客人勒浪，就留俚住夜，用勿著去，故歇客人去仔，亦要叫去做替工哉，真真是勿要面皮格驢貨，夜夜勿脫空格淫貨，有格種好人，情願肯做來，讓還面孔浪有威光煞格來。」說罷，又罵了幾聲「臭貨」、「爛污貨」。月山只當沒有聽見，置之不答。

那知巧玲身旁的小大姐在著後面竊聽，立刻去告訴巧玲，巧玲氣得手足冰涼，意欲走過來門口，被小大姐勸住，無可發洩，也在那裡千「淫婦」、萬「淫婦」的罵。聲音略略高些，雖隔著兩間包廂，然臺上正做一齣小戲，並無鑼鼓夾雜，所以阿珠先已聽得，不過不甚清楚罷了，連忙向寶玉說道：「大先生，巧玲亦勒浪罵倪哉。」寶玉留神一聽，果然在那裡罵「淫婦」，便提起了無明火，隔包廂高聲對罵。惹得樓上各包廂，以及樓下正廳上的看客，一個個都不看戲，均仰面向上觀望。有的認識寶玉、月山，有的認識巧玲，見此情景，大約除去爭風吃醋，斷沒有別事的。

是時月山不便勸阻，但聽他們兩相罵夠了，遂起身向寶玉道：「我要失陪了，第六齣戲該是我做，現在先要去紮扮的。」說著便走。寶玉雖不好挽留，攔住他的正事，又恐他去而不來，故牽衣問道：「奴要問，停歇點，阿陪奴一淘轉去格。」月山怕他攔阻，只得含糊答道：「也好也好，我準定自到你家，何在乎一同走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來罷勿來罷，奴勿好扯直格腳格，要憑良心發格哉。」說畢放手，月山方才走出，急忙至巧玲處，安慰幾句，囑他看我面上，休要再罵，然後匆匆下樓，自去紮扮，不表。

少停出場演劇，甚是草草，聊以塞責而已。做畢之後，尚有一齣，月山深怕寶玉纏擾，又恐應酬了寶玉，巧玲必然與我不睦，所以躲在戲房中，不敢再上樓來，一任寶玉、巧玲等待。托一個值場的在外窺探，不論那個先走，即來報與我知。那知寶玉巴望巧玲先去，巧玲也巴望寶玉先行，都是這個念頭，各想爭奪月山，怎肯退讓先走？況寶玉心裡，寧可月山大家沒有，今夜斷不讓月山與巧玲同行，也算是爭氣的，故獨留神看巧玲那邊。巧玲□分懊惱，見末齣戲也完了，看客也紛紛散了，月山依舊不來，曉得為著寶玉，害我今宵掃興，只得怏怏而返，不提。

單說寶玉俚巧玲一走，隨後就同阿金、阿珠跟著，恐怕月山先在外面守候，所以看巧玲馬車去遠，方亦上車歸家，已將□二下鐘了。略講了幾句方才的話，寶玉先覺得身子疲倦，料今夜月山斷不到此，就打發阿金等去睡，自己也上牀安置。皆因連日少眠，故爾一橫就著。

該是寶玉命中注定失財，直到天明方醒，覺口中乾燥異常，意欲喝一杯茶，潤潤喉嚨，故把著帳子一掀，要伸手取牀前那把茶壺，誰知不掀猶可，掀開來向外一望，嚇得魂都丟了，見旁邊那口鎖的外國大櫥，兩扇門一齊開著，情知失竊，急忙走下牀來，高聲喊道：「阿金、阿珠，唔篤快點起來，勿好哉呀！」阿金、阿珠都從夢中驚醒，只道是火著，急急走到寶玉房裡，見無動靜，聽得寶玉說道：「勿好哉，昨夜頭有仔賊哉，唔篤看，大櫥門兩扇開格哉，只怕才偷完哉。」阿金道：「格個賊倒利害篤，倪一點點聲音才聽見，勿知啥辰光來格？」寶玉道：「自然終是夜裡三四更天，趁倪好睡格辰光，溜到奴房裡向格。故歇去偷俚，替奴檢點檢點櫥裡格物事，阿少落裡格幾樣？阿珠，末到下底去，喊相幫篤起來，四面查查看，到底格個賊從落裡搭進來格？」阿珠答應自去。阿金卻向櫥中檢點，衣服一件都不少，只少下層一隻白皮官箱，向著寶玉一說，寶玉道：「格只箱子裡有一百多現洋鈔，三百多鈔票，還有兩隻金錠、念幾個金四開、□幾只小銀錠，總共值一千多點。好是還好，虧得奴格只首飾小官箱新近搬到仔箱子裡，勿然，亦奴要尷尬哉。」寶玉嘴裡雖如此說，然現錢遠不如前，漸漸浪費殆盡，又經此番偷竊，也難免外強中乾了。

話休煩瑣。其時阿珠同相幫等眾均上樓來，說這個賊是從後門頭挖了壁洞進來的。寶玉便吩咐那個管皮肉賬的賬房，開了一張失單，去報捕房查緝。正是：

宵小若非來半夜，富翁何事贈千金。

要知下文，如：

虧節帳籌借赴寧波，得贖儀優游回故土；

游龍華驀地遇同胞，看馬戲無心逢篋片；

丁統領督隊下江南，申觀察招游來滬北；

篋片一雙豔稱寶玉，犒銀三百驚擲多金；

賞菊花登高重九天，佩萸囊遙想□三旦；

身歷香叢新修豔史，夢游蕊闕重訂花神。

以上許多關目，本待蟬聯奉告，怎奈天氣炎熱，揮汗如雨，且讓在下暫停一停，吃一盞荷蘭水，乘一乘涼，再行動筆續下，諒看官們決不以遲遲見責也。所有寶玉失財之後，如何往寧波借貸，以及熱鬧情節，都在四集分解。